

纳兰
采桑

著

“梦想起航：
两岸青年网络文学大赛”
一等奖作品

碧落人间 情一诺

壹

长相思兮
长相忆



台湾90后女作家
呕心沥血之处女作

《芈月传》作者
蒋胜男 倾力推荐！

致敬金庸
《碧血剑》，
却讲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
爱情故事

本书可谓把这段故事写得淋漓尽致，从情起、情生，到彼此倾心、生死不渝，整个故事脉络清晰可见，而且作者顺应了历史背景和双方人物背景，让故事以悲剧结尾。

——《芈月传》作者蒋胜男

纳兰
采桑

著

碧落人间
情一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落人间情一诺 / 纳兰采桑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339-5177-1

I. ①碧… II. ①纳…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5554 号

策 划 柳明晔

责任编辑 周海鸣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设计 吴 瑾

责任印制 朱毅平

碧落人间情一诺(全三册)

纳兰采桑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 957 千字

印张 49

插页 3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177-1

定价 128.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第九章	恶紫之夺朱也(中)	028
第十章	恶紫之夺朱也(下)	031
第十一章	始是情窦初开时	034
第十二章	为伊消得人憔悴	038
第十三章	砌下落梅如雪乱	042
第十四章	庭院深深深几许	045
第十五章	将琴代语兮,聊写衷肠	048
第十六章	血溅坤宁	051
第十七章	桨橹声中溶岁月	055
第十八章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058
第十九章	紫衣雅盗紫兰君	061
第二十章	皇子伤	065
第二十一章	一朝选在君王侧	069
第二十二章	急惊风	073
第七章	君子可欺之以方	019
第六章	夜泊秦淮近章台(下)	013
第五章	夜泊秦淮近章台(中)	016
第四章	夜泊秦淮近章台(上)	010
第三章	元宵烟月,火树星桥(下)	007
第二章	元宵烟月,火树星桥(中)	004
第一章	元宵烟月,火树星桥(上)	001
楔子	忠魂依旧守辽东	
第八章	恶紫之夺朱也(上)	025

第二十三章 铃铛	076	第三十七章 李岩与红娘子	076
二十四章 夜盗凤阳总督府	080	三十八章 乱世烟火	080
二十五章 妥童	085	三十九章 忠言逆耳	085
二十六章 二进凤阳总督府	088	四十章 照野弥弥浅浪	088
二十七章 圆圆小字娇罗绮	091	四十一章 画毂雕鞍狭路逢	091
二十八章 红颜祸水	094	四十二章 魏宅	094
二十九章 却道故人心易变	097	四十三章 猥母	097
三十章 魏怜计	100	四十四章 蛇蝎心肠	100
三十一章 锦衣卫	104	四十五章 一愿郎君千岁	104
三十二章 耕籍	109	四十六章 发米济贫	109
三十三章 后宫粉黛无颜色	112	四十七章 高处不胜寒	112
三十四章 阴谋	115	四十八章 莫负好时光	115
三十五章 李自成围开封	118	四十九章 不如怜取眼前人	118
三十六章 心悦君兮君不知	121		
	125		125
	120		120
	115		115
	112		112
	109		109
	104		104
	100		100
	97		97
	94		94
	91		91
	88		88
	85		85
	80		80
	76		76

第五十章 云英馆	128	三十七章 李岩与红娘子	128
	172	三十八章 乱世烟火	172
	169	三十九章 忠言逆耳	169
	165	四十章 照野弥弥浅浪	165
	160	四十一章 画毂雕鞍狭路逢	160
	157	四十二章 魏宅	157
	154	四十三章 猥母	154
	151	四十四章 蛇蝎心肠	151
	148	四十五章 一愿郎君千岁	148
	145	四十六章 发米济贫	145
	142	四十七章 高处不胜寒	142
	139	四十八章 莫负好时光	139
	135	四十九章 不如怜取眼前人	135
	132		132

第五十一章 红泥小火炉	第六十五章 曹化淳
第五十二章 以诗入菜	第六十六章 齿冷
第五十三章 齿痕，心痕	第六十七章 薛涛笺上漫题诗
第五十四章 沉腰潘鬓消磨（上）	第六十八章 计盜
第五十五章 沉腰潘鬓消磨（下）	第六十九章 馆中相逢不相识
第五十六章 红笺小字，容销金镜	第七十章 望帝春心托杜鹃
第五十七章 薄幸锦衣郎	第七十一章 冰魄蛇
第五十八章 替父申辩	第七十二章 嘉定伯周奎
第五十九章 慈宁宫中君王眼	第七十三章 袁崇焕诛毛文龙
第六十章 百草祛痕膏		
第六十一章 乾清宫中谏父皇		
第六十二章 蝴蝶逐花醉，花却随风飞		
第六十三章 醉仙花		
第六十四章 流产		

230	225	219	214	209	205	202	199	195	190	186	181	178	175	233

楔子

忠魂依旧守辽东

大明崇祯三年农历庚午年八月十六，崇祯皇帝在紫禁城中左门平台召集九卿科道诸臣，宣布袁崇焕的罪状及判决：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一纸诏书，辽东一代抗金名将袁崇焕从锦衣卫北镇抚司被押赴北京宣武门前西市菜市口。

遥想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大汗皇太极率领十万大军绕道科尔沁草原，从长城喜峰口入关，直扑明朝京师北京。十一月初四，属于京畿重镇的遵化被后金攻陷，渔阳鼙鼓动地来，北京实行戒严。

这是自努尔哈赤建国以来，后金大军第一次出现在山海关以内的地区。明朝臣民惶惶不可终日，莽莽神京乱成一锅粥。

好在皇太极的意图并非攻克北京，后金大军绕道京城南面，一边围剿小股的明军，一边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郊骑射围猎，抢掠了不少财物，还有大批人口。次年新春一过，便绕过山海关，浩浩荡荡地从长城外返回辽东。

后金第一次入塞，所向披靡，明朝损失惨重，京畿及附近两府十几个州县均遭到后金铁蹄蹂躏，阵亡的明朝官兵多达数万人，是为“己巳之变”。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蓟辽督师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以“通敌叛国”的罪名下锦衣卫北

镇抚司诏狱，直到今日才被下诏凌迟处死。

百姓们在己巳之变中被清军烧杀掳掠，家破人亡，对袁崇焕恨入骨髓。他们沿街朝袁崇焕的囚车丢菜掷石，唾骂不绝。袁崇焕尚未赴刑场就戮，已是遍体鳞伤。他虽然披头散发，形容狼狈，眉宇间却仍有一股刚正凛然的意态，令人不敢轻侮。

只听他朗声吟哦：“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百姓们一听，骂得更狠了，什么“大汉奸”“卖国贼”“通虏谋叛”“误国欺君”“秦桧、石敬瑭莫过”“祸国殃民”的词句不绝于耳。

就在一片唾骂声中，袁崇焕被押至刑场。锦衣卫缇骑开枷下锁，将他拉下囚车，准备将他押上行刑台。

袁崇焕道：“我自己走！”言语间不怒自威。

锦衣卫心想，这人已死到临头，便也由他。

炮声响起，将近午时三刻，本是晴空万里，忽然浓翳蔽日，飞沙走石，众锦衣卫心头都是一凛。

袁崇焕双眼眯成一条狭长的缝，望了辽东方向一眼。那一眼饱含着对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的悲哀。

遥想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十三万大军，连下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共七城，进而围攻宁远。袁崇焕毫不畏惧，和总兵满桂、副将朱梅、参将祖大寿等人召集将士歃血誓师，固守宁远，以红衣大炮迎敌，使后金遭遇前所未有的大败。宁远大捷是明朝自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失陷抚顺以来第一场胜仗，天启皇帝降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袁崇焕自此声威大震，名扬边境，被辽东军民誉为“长城”。而努尔哈赤面对用兵四十四年来的首次惨败，在同年八月染疾去世，由皇太极继承汗位。

当年军民同心，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袁崇焕心绪起伏，感慨万千，万般无奈，万般不甘，终究只能化为一声叹息。他昂首阔步地走到监斩台前。

刽子手褪去袁崇焕的上衣，将他绑上刑柱，然后抖开一面渔网，将他裹在里面，并用木棍绞紧。

袁崇焕身上的肉一块块从网眼里凸了出来。

监刑官看了日晷、沙漏一眼，朗声道：“依《大明律》，袁崇焕磔死。皇上有旨：‘袁崇焕处死后悬首三日，传首九边。’”他转向袁崇焕，问道：“袁崇焕，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袁崇焕高声道：“皇上身负社稷存亡、黎民生死之任，不能识人信人，对皇太极的反间计深信不疑，使我蒙受不白之冤。皇上今日杀了我，寒的是辽东千千万万的将士之心，是自毁长城之举。皇上若再如此刚愎多疑，大明亡国之期不远矣！”

监刑官只听得额头冷汗涔涔，本是例行过场，没料到袁崇焕竟会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心想若是再任由袁崇焕继续危言耸听，传到皇帝耳朵里，只怕明儿个就换锦衣卫押自己跪在现在袁崇焕的这个位置了。

监刑官当即喝道：“天子脚下，朗朗神京，岂由得你袁崇焕妖言惑众。”拿起案上的行刑令牌向台下一丢，喝令：“午时三刻已至，行刑！”

刽子手领命，当即以牛耳弯刀寸寸脔割袁崇焕。围观的百姓蜂拥而上，争相嚷着要吃他的肉。

监刑官于是有了一宗大生意，他为了羞辱这位被辽东吏民誉为“长城”的抗金名将，每割下手指大的一块肉，便卖银一钱。百姓们一边生啖，一边唾骂“汉奸”。

后面有小兵控制渔网的松紧。凌迟必须割上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即所谓的“千刀万剐”，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如果勒得太紧，几刀就把肉削光，剩一具骨架就没得割了。如果还没割完这三千多刀受刑者就死了，那刽子手的名声就算毁了。

其间，手持小红旗的锦衣卫校尉不断疾驰来去，赶赴皇宫报告所剐刀数。

袁崇焕仰天大笑，继而吟道：“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吟哦声越来越细微，最后消散于风中。

刽子手跟着开膛取出肠胃，早已眼红的百姓们更加疯狂，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啖，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

行刑大半日，袁崇焕皮肉俱尽，只剩一首。

袁崇焕死后，首级悬于旗杆示众三日，最后传首九边。余姓部属为其收敛碎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外的广东义园，并建起了袁崇焕的衣冠冢，从此世代为袁崇焕守墓。



第一章

元宵烟月，火树星桥（上）

崇祯十一年正月上元节。

三年前的今天，农民军攻下明朝中都凤阳，竖起“古元真龙皇帝”的大纛，纵火焚毁了明朝皇陵享殿以及明太祖朱元璋年少时出家的龙兴寺，还把朱家皇帝的祖坟掘了一个大坑。

三年后，农民军“八大王”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曹操”罗汝才等部相继被招安；“闯王”李自成、“过天星”张天琳等部在陕西接连失利，此后蛰伏于川、陕、楚交界山区，因此崇祯十一年比起往年略微太平了些。崇祯皇帝难得舒心，御赐百官元宵，同时京城内大弛夜禁十日。

明朝时已经普遍称上元节为元宵节。由于连年烽火，府库空虚，崇祯皇帝提倡勤俭节约，鳌山灯会的盛景已不复见，只有少数富贵人家仍在自家院子里施放烟花、扎彩灯应景。

紫禁城东华门外虽不见灯市流光溢彩，却也是商贩云集，摊位上摆满了各色古董玉器、书帖字画、彩灯香烛、烟花鞭炮、时蔬鲜果，还有热切糕、驴打滚、艾窝窝等小吃。京城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赶来凑热闹。街上雕车宝马川流不息，人声嘈嘈切切，士女言笑晏晏，一派太平盛世的气象。

彼时朔风料峭，瑞雪飘飘，如飞柳絮，似舞蝴蝶，银砌就楼台殿阁，粉妆成野外荒郊，处处寒梅清浅，暗香浮动。

一名少女蹀躞在街上，轻声吟哦：“晚直郊原月未斜，升平乐事览繁华。九边鹿静平安火，上苑春催顷刻花。跋浪鱼龙烟似海，劈空雷电炮为车。归途尚有余光照，一路林峦映紫霞。”吟毕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少女姓朱，闺名毓媞，乃崇祯皇帝与周皇后的长女长平公主^①，十二岁年纪，面容粉雕玉琢，虽无华服艳饰，举手投足间却有一股雍容华贵的气韵。

她见灯景寂寥，沿街灯火萧疏，想起曾有才子作《西厂观烟火》一诗，描述元宵节“花灯烟火照通宵，鼓乐杂耍闹达旦”之景，不禁喟然。

朱毓媞吟完《西厂观烟火》一诗，道：“而今封疆多事，寇盗繁兴，父皇已无心度佳节了。”

“嘘，你又忘了改口了。”周世显并肩走在她身边，一边替她掖紧白狐斗篷上的如意双绦，一边温言提醒，“切莫忘了，这里可不是皇宫。”

周世显正值束发之年，眉目清秀，身形挺拔，身穿一袭青色直裰，头戴一顶六合一统瓜皮小帽，帽檐正中镶着一枚上好的美玉，碧绿盈润，风姿潇潇洒洒，爽朗清举。朱毓媞个头娇小，站在他身旁，如松树旁的一株纤纤芳草。

两人乃总角之交。两年前初春时节，御花园里蝶舞蜂喧，海棠铺绣，杨柳如烟，朱毓媞和同胞妹妹昭仁公主朱毓芙在蹴鞠打趣。朱毓媞一时将藤球踢高了，藤球远远地朝着蔷薇花墙飞去。只听花墙另一侧“哎哟”一声，朱毓媞情知不好，趋前一瞧，只见周世显手握象牙画笔，被彩墨泼了一脸，他所绘的《百花争妍图》也沾满了五颜六色的污痕。

这幅《百花争妍图》笔法细致秀润，设色妍雅，描绘了御花园假山上的薜荔藤蔓、杜若蘅芜和流水旁的穰穰桑条、垒垒青石，胜景韶光跃然纸上。这幅画只差一笔便要完工了，偏不想天外飞来一颗藤球，多日的心血毁于一旦。

朱毓媞愧疚不已，以为周世显会生气，忙向他施礼道歉。不料周世显一笑置之，举帕拭去脸上彩墨，道：“不要紧，这幅《百花争妍图》本来就画得不尽如人意，只是念着多日心血，舍不得毁去，正好藤球打翻了彩盘，倒是遂了我的心愿。”

不管周世显这席话是发自真心还是出于安慰，都给朱毓媞留下了好的印象。后来周世显知道了她的公主身份，亦对她纡尊降贵的道歉之举有所好感。于是两人渐渐熟稔起来，感情越来越深笃。

御花园是皇帝、后妃和皇子的娱乐之所，因周世显为吏部尚书周兴之子，又曾是太子朱慈烺的伴读，受赐一枚穿宫玉牌，可以自由进出宫禁。

彼时朱毓媞见周世显丹青不俗，于是缠着他要向他学画，他便殷殷教导。除了作画，他偶尔也和朱毓媞、朱毓芙两位天家金枝一起蹴鞠、捉迷藏。

每年元宵节，周世显总是想方设法让朱毓媞偷偷溜到宫外。朱毓媞每回出宫，总要褪去华服丽饰。一头光可鉴人的青丝梳着三丫髻，额头留着厚厚的刘海，头上一色珠翠俱无，只横绾素绒绢花，穿着雨过天青色袄裙，乍看之下就像个平民百姓。

^① 长平公主本名为朱嫩媞，约崇祯三年生。本书的人物和事件与史实略有出入，纯为故事铺陈之需。



日子一晃就是两年。朱毓媞走在人来人往的街上，显得闲庭信步，意态清闲。她听了周世显这一句话，吐了吐丁香小舌，姣好的脸庞掠过一丝俏皮。

朱毓媞挽住周世显的胳膊，笑道：“整日拘在宫里，难得偷溜出来，心神松泛，一时倒是改不了口。”

周世显微微一笑，脸颊浮现两个亲切温润的酒窝。他的声音温柔清新，如微风吹动云絮，似细雨扑打新荷：“要不是有我帮衬，你以为你能顺利开溜吗？”

朱毓媞道：“也是，有绿萍在内扮成我的样子，有世显哥哥在外打点停当，我才能走得一帆风顺呢！整日待在宫里头，就好比玉笼里的小雀儿，来来去去就是同一片四方天，闷也闷出病来啦！”

周世显苦笑道：“我是拗你不过，才又帮了你这一回。你可得在宫门下钥前赶回去，否则要是让人发现你偷溜出宫，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你爹爹可是天官吏部尚书，可与内阁大学士分庭抗礼，父皇——”突然意识到自己又说漏了嘴，朱毓媞匆忙改口，“我爹爹的心膂股肱，又岂会为了这点小事就开罪于你呢？再说了，今年的灯市到底不如往昔了，我们晃悠一圈就回去，绝对赶得上宫门下钥的。”

“是啊！到底一年不如一年了。”周世显长叹一声，“据史书记载：‘永乐十年元宵节，赐群臣宴，纵观鳌山三日。户部尚书夏原吉侍母来观，上闻之，赐钞二百锭。永乐十二年元宵节夜，上御午门观灯，宴。群臣进诗，命翰林第高下，赐钞有差。’彼时天下太平，元宵节自是热闹非凡。如今府库空虚，粮饷不继，制造鳌山烟火的费用着实惊人。皇上提倡开源节流，停免百官筵宴，以充军饷，使天下人知晓皇上忧国忧民，不崇侈纵欲，则人心安于内，夷狄畏于外，百官象于朝。如今的元宵节，比起太平盛世之时，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章

元宵烟月，火树星桥（中）

朱毓媞住在深宫，年岁又轻，难以体察民间疾苦，但她时常听周世显纵谈天下大势，得知畿辅、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旱灾频仍，赤地千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百姓茹土食荆，剜肉炊骨，日子过不下去，于是杀官造反，啸聚山林。

而清兵至今已是第三次入塞，最近一次是在崇祯九年，皇太极之弟阿济格连克十六城，俘虏人畜十七万，最后艳服乘骑，奏乐凯归，甚至砍木写下“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

朱毓媞微微失神，黯然神伤，道：“爹爹为了国事，殚精竭虑，朝乾夕惕，实行素服、避殿、减膳、撤乐，望昊天上帝庇佑我大明早日远离烽火，百姓不再饥馑。”

周世显笑道：“好了好了，这会儿出来玩，别愁眉苦脸的。离宫门下钥还有一个时辰，虽然今年没有火树银花、七彩琉璃，但还能猜灯谜、瀛宫灯、听鼓乐、看杂耍，也算是不虚此行。”

朱毓媞到底年幼，听到“猜灯谜”三个字，双眼瞬间雪亮，仿佛宝石般熠熠生辉，说道：“妙极妙极。说到元宵节，当然少不了吃元宵和猜灯谜。去年我一连猜中十个灯谜，赢得一盏八仙过海灯和一盏六国凤祥灯，它们至今仍摆在我的寝宫格架上呢！”

周世显揶揄一笑，道：“不知去年十个灯谜，有几个是我帮忙解出来的？”

朱毓媞俏脸浮起两朵霞晕，仿佛夭桃初绽，娇艳无伦，说道：“若非周大才子出手，那两盏灯笼只怕要被别人赢走了呢！”

周世显道：“大才子三个字，真真愧不敢当。”

朱毓媞笑道：“那只能委屈你做个小才子了！周小才子，今年的灯谜，还要请你伤脑筋了。”说着连连作揖。

二人谈笑风生，熟门熟路地走到一间角楼内。去年他们便是在这间店赢得两盏宫灯



的，店主和伙计仍是同样面孔。

此刻堂屋人声鼎沸，琉璃墙上挂满不少宫灯，有八角、六角、四角状的，各绘着龙凤呈祥、福寿康年、吉祥如意等图案，一眼望去，如水晶瀑布从九天而落。

墙上琳琅满目的宫灯都是拿来贩卖的。此时店主双手高高举起的两盏宫灯，分别是掐丝珐琅纸画花鸟纹宫灯和木贴金嵌玉花鸟纹宫灯。这两盏灯即将送给猜中谜语的有缘人士。

店主见时候差不多了，拱手笑道：“非常感谢诸位贵宾大驾光临，小店不胜感激。规矩和往年一样，只要小店出的前五道谜题能猜中四道，就能获得小人右手上的掐丝珐琅纸画花鸟纹宫灯；若后五道谜题再猜中四道，小人左手上的木贴金嵌玉花鸟纹宫灯也不吝相赠。”语毕，欢声雷动。

有人兴高采烈地道：“赶快出谜题吧，都等不及了！”

“是啊，人都齐聚一堂了，可以开始了！”

朱毓媚轻轻扯着周世显的袍角，说道：“世显哥哥，我喜欢那盏掐丝珐琅宫灯。无论如何，前五道谜题，你至少要猜中四道哟！”

周世显露出胸有成竹的一笑：“猜谜我可擅长了，一切包在我身上。你喜欢的那盏掐丝珐琅宫灯，我一定赢来送你。”

朱毓媚一笑，脸上浮起两个梨涡：“就知道世显哥哥对我最好了。”

她的笑靥让周世显一阵心旌摇荡，口干舌燥。周世显对她轻声说道：“我不对你好，还能够对谁好呢？”

他的声音细如蚊蚋，被堂上嘈嘈切切的人声淹没。朱毓媚专注地看着店主右手上的掐丝珐琅宫灯，没听见周世显方才说的那句话。

这时，店主笑道：“那么猜灯谜游戏便开始了。小店的伙计从竹筒里抽出五根竹签，每根竹签上面各写着一道谜题，还请诸位多费心思了。”众人又是欢声雷动。

一名伙计走到紫檀嵌掐丝珐琅西番莲纹桌前，从朱漆竹筒中抽出一根竹签，扯开喉咙，朗声道：“第一道谜题：能使妖邪胆尽裂，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只见满目灰。猜新春元宵一必需之物。”

语毕，周世显立即高声道：“第一道谜题由在下来解。”

由于周世显回答速度实在太快，众人都朝他望去。

“哦？”店主双眼笑如月牙，“烦公子见告。”

周世显微微一笑，拱手道：“在下不才，献丑了。这道谜题的答案便是炮竹。”

店主笑道：“恭喜公子，猜中了第一道谜题。”

朱毓媚兴奋地跳了起来：“世显哥哥，你真厉害，这么快就猜出来了！”

周世显道：“为了帮你赢得宫灯，我可是做足了功课。”

一晌后，伙计又抽出一根竹签，念道：“第二道谜题：夕阳西下。猜一地名。”

这道谜题就简单许多，不少人正要开口作答，却还是让周世显捷足先登：“这道谜题的答案是洛阳。”

店主呵呵一笑：“恭喜公子，又猜中第二道谜题。”

伙计又抽出第三道谜题：“上有树不青，下有水不深。前面一轮月，中间一个人。猜一个字。”

朱毓婧一听，忍不住说道：“世显哥哥，这道谜题好难哟，什么‘上有树不青，下有水不深。前面一轮月，中间一个人’，听得我脑子都打结了。”

周世显左手食指在右手掌中写了一遍，片刻便豁然开朗：“诸位不好意思，这第三道谜题，又要给在下猜中了。”

众人哗然，纷纷嚷道：“是什么字，说来听听。”

店主这时已认出周世显便是去年一连答中十道谜题、赢得两盏宫灯的少年。他觉得周世显虽然年轻，却是英姿焕发，卓尔不群，心中对他颇有好感，笑道：“公子请说。”

周世显微微一笑：“第三道谜底就是一个‘膝’字。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端的是福泽深远，如意吉祥。”

众人听后纷纷在手上写了一遍，不禁赞叹：“确实是承欢膝下的‘膝’字。其实这题并不难，但要在顷刻间作答，却殊为不易。”“看来今年这两盏宫灯，都是这位公子的囊中之物了。”



第三章

元宵烟月，火树星桥（下）

店主微笑道：“公子已猜中前三道谜题，若能再猜中接下来一道，就能赢得掐丝珐琅纸画花鸟纹宫灯了。”

到了这一刻，众人都没有希望获得第一盏宫灯了，只好满心期待周世显如何揭开接下来的两道谜底。

伙计朗声吟道：“第四道谜题：月亮赶日头，打从屋上走。室内有八卦，土字没出头。还请公子猜一个字。”

周世显笑道：“真是凑巧，在下前两日刚读了《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这一个字便是唐朝女皇武曌的‘曌’字。”

店主道：“公子又猜中了。这盏掐丝珐琅纸画花鸟纹宫灯已归公子所有。公子学富五车，触类旁通。这第五道谜题，还请公子不吝解谜。”

周世显道：“阁下客气了，请吧。”

伙计从竹筒中抽出第五根竹签：“长安一片月。猜《水浒传》一人名。”

朱毓媞一听，兴奋地举手：“这题简单，我知道答案。”

店主笑道：“姑娘请说。”

朱毓媞道：“长安在陕西，陕西又称三秦，因此这道谜题的谜底是秦明。”

店主道：“姑娘真是聪明。”

朱毓媞对那盏掐丝珐琅纸画花鸟纹宫灯越看越喜欢，指着宫灯道：“那么那盏宫灯可以给我了吧？”

店主笑道：“前五道谜题由你二人答中，鄙人当然不会食言。宝灯赠佳人，小店幸何如之。”

朱毓媞上前从店主手中接过宫灯，笑道：“多谢了。”说完走回周世显身旁，说道：“世

显哥哥，我们走吧。”

店主愕然道：“还有五道谜题，两位不猜了吗？”

朱毓媞道：“那盏木贴金嵌玉花鸟纹宫灯，我就不要了，留给有缘人吧！”言毕，宛如燕子般盈盈地出了楼堂。

周世显见朱毓媞笑靥如花，不禁柔情满怀，心想若是能让她开心，就是天上的月亮，也要给她摘下。

他轻声对朱毓媞说道：“媞儿，宫灯颇重，不如我帮你拿吧！”

朱毓媞道：“才不呢！这盏宫灯拿在手里，多么耀眼！人人都往这里看呢！”

周世显心想她小女孩心性，便也不勉强，嘱咐她道：“回到宫里，便说这盏宫灯是我送的，千万别说是漏了嘴，让人知道你偷溜出来。”

朱毓媞道：“知道知道——只是若说是你送的，毓美又要跟我使性子了。”

周世显想到昭仁公主，颇感头疼。

朱毓媞忽然“咦”了一声，对周世显说：“前面许多人围成圈子，似乎有热闹可看，我们去瞧瞧。”说完抱着宫灯，飞也似的跑上前去。

周世显忙道：“媞儿仔细走好，别摔跤了。”

朱毓媞正兴高采烈，脚步缓不下来。她仗着个子娇小，穿过重重人影，一溜烟跑到了最前方。眼前倏地一花，只见两团火焰哧哧地腾上夜空，一名伶人在隆隆鼓乐声的配合下，正舞动着两端燃起橘红色火焰的长杆。火焰随着他身肢摆动而漫天摇曳，仿佛夜空中飘过一阵流星雨，令人目眩神夺。

朱毓媞的眼皮眨也不眨，她怕眨了一下眼，就会错过一瞬间的精彩。紫禁城的教坊司所演出的，不是俚俗粗鄙的鼓乐，就是乏善可陈的舞艺，还从来没有演出过如此精彩绝伦的火舞。

接着，那伶人不知施展了什么手法，嘴里竟吐出长长的火舌。火舌蹿上夜空，绽出兰、梅、菊、木樨等各种样式的火花。众人不禁叫好，纷纷投钱到圆圈中心的瓦罐内。

周世显想闯到人丛前方，但他身形高大，面对厚厚的人墙，一时竟挤不进去。好不容易挤到最前方，却不见朱毓媞身影，唯独那盏她爱不释手的宫灯正孤零零地躺在地上。宫灯被人不小心踩了几脚，五彩斑斓的花鸟纹已面目全非，只剩下钢丝骨架兀自泛着阴森冷硬的幽光。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周世显几乎心跳都快停止了，大叫：“媞儿。”可环目四顾，四周人头攒动，而朱毓媞已不知去向。

片刻之前，朱毓媞被人趁乱强抱上了一辆红缎幔的马车，她的嘴巴被牢牢捂住，一丝声音也发不出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伶人的火舞摄住，所以谁也没发现她被人挟持。

她睁着恐惧的双眼，两颗泪珠在她的俏脸上无声地滑落。她看着周世显正心急火燎

